



東漢碑刻 異體字研究

*A Study on the Variant Characters of
East Han Dynasty Inscriptions*

董憲臣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東漢碑刻 異體字研究

*A Study on the Variant Characters of
East Han Dynasty Inscriptions*

董憲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汉碑刻异体字研究 / 董宪臣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08-6353-0

I. ①东… II. ①董… III. ①碑文—古汉语—异体字—研究—中国—东汉时代 IV. ①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3549号

东汉碑刻异体字研究

作 者	董宪臣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9.75
字 数	51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353-0
定 价	8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8年1月

序

隸變是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自戰國末年到三國時期的幾百年間，隸書的出現，標誌着漢字從以表意性為主要特徵的古文字中脫胎出來，進入以筆畫、構件為主要構字材料，以意音符號為基本性質的今文字階段，在文字構形上高度符號抽象化，形體簡潔化，突出顯示出漢字記錄漢語的工具性特質，從而成為漢字史上的一次革命性改造。

歷史上至少從宋代以來，對隸書的研究已經比較受重視，特別是在書法領域，欣賞、臨習、研究、創作的成果相當豐富。祇是由於歷史的原因，研究的材料相當有限，研究的領域也不廣泛。二十世紀以來，隨着考古學的迅速發展，漢隸文字的實物遺存得到空前的開發，研究的領域得到空前的拓展，對漢隸的全面利用和系統研究已經形成相當可觀的規模。

縱觀漢隸研究的主陣地，主要分佈在兩個領域：一是簡牘帛書，一是碑刻銘文。此外，金器銘文、璽印、封泥、雜件等，因為其文字遺存的數量有限，可以視為對漢隸研究的有益補充。這些文字遺存，由於書寫材質、書寫工具、書寫內容、書寫目的、使用場所等方面的不同，各種文字實物呈現出很不相同的特色。因此學界大多對不同材質的文字進行分類、分域、分專題研究。這是十分必要的。有了這種研究，可以把不同材質的文字遺存清理出來，發掘其個性特征，有利於把個體研究引向深入，並且為隸變的綜合研究做好資料準備，為系統科學的研究創造條件，也為漢字發展史提供最真實可靠的證據。

我國的碑刻文獻歷史悠久，總量龐大，材料真實，內容豐富，具有廣闊的研究空間。東漢是碑刻發展歷史上的第一個興盛時期，這不僅體現在碑碣、石闕、墓誌、摩崖、石經、畫像題記等眾多類型的基本齊備，而且在碑文體式的定型、內容的成熟方面也奠定了基礎。兩晉南北時期，碑銘在沿着漢魏碑刻的路線繼續發展的同時，又增添了墓誌、佛教刻經和造像題記等新內容、新體式。到了唐代，碑刻發展達到頂峰，構成盛唐氣象的一個部分，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燦爛星河中放射出異彩。

由於東漢碑刻自身具有較強的歷史、文化史、書法藝術、語言文字等諸多方面的價值，很早就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開始收藏、考釋與研究。自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起，至清代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以東漢碑刻為研究對象的傳統金石學一直不絕如縷。時至今日，隨着碑刻實物的不斷出土，研究內容的拓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革新，碑刻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不斷取得重要進展，研究成果出現新的面貌。董憲臣博士的《東漢碑刻異體字研究》，正是漢隸碑刻文字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又一項專題性新成果。

筆者覺得，該書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其一，致力於東漢碑刻文字資料的全面匯集。東漢時期，由於社會經濟一度繁榮穩定，加之儒家孝道思想的提倡，助長了厚葬風氣，形成豐碑、摩崖遍及天下的恢弘局面。由於歷史和自然原因，東漢碑刻在後世的損壞和散佚也是極其迅速的。尤其是兩宋之際，損毀於戰事及自然災害的東漢碑刻數量甚巨。南宋金石學家洪适《隸釋》中所著錄的一百八十餘種東漢隸書碑刻材料，有一半以上原碑及拓本已然不存。現今存世並經過確認的東漢碑刻大概有二百三十種左右，其中保存完整、文字清晰者十分稀罕，大多數漢代銘刻石面剝泐，文字漫漶殘闕。從這批材料中可以窺見東漢碑刻文字的全面匯集是相當不易的。董憲臣博士利用近兩年的時間，將散見於字書、金石題跋、拓片、摹本的東漢碑刻字形進行了細緻的篩選、整合，甚至僅餘幾字的殘碑剩拓也廣泛搜羅匯集，並妥善利用。這項工作如果不下一番苦功，是很難做到的。

二、對東漢碑刻異體字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文字學史上，東漢處於古今文字轉型的關鍵時期，碑刻材料是記錄當時文字面貌的最真實、最豐富的載體之一。漢魏碑銘文字的主體是各種書法風格的隸書。除此之外，還有數量可觀的篆書、六國古文、鳥蟲奇字等屬於傳抄古文性質的材料。因此該書專闢章節探討了東漢碑刻中的小篆文字、六國古文、隸古定字、古文字構件等，這無疑擴展了全書的涵蓋面，使研究內容更加充實完備。可見作者是對東漢碑刻文字進行了全面系統研究，不捨棄該時期的任何文字資料。研究過程中，作者在對碑銘文字面貌細緻描述的同時，注意對疑難生僻字的考釋，梳理隸變文字的演變軌跡和發展規律。這不僅有利於完善漢字結構演變邏輯鏈條，對現代漢字規範化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歷代碑刻文字研究取得的成果雖然豐富，但多數仍然比較零散，不成系統；即使是碑別字研究，也更側重於字形的匯聚羅列，缺乏站在文字系統角度的宏觀審視和深入探討。該書將東漢碑刻異體字紛繁的演變情形

和生成方式，歸納為繁化、簡化、類化、組合變異、構件換用、構件形訛六條主要路徑，並以之為脈絡，個案考察具體文字的演變軌跡，算得上條分縷析。經過這樣系統的梳理，從而對東漢碑刻異體字的總體特徵進行了宏觀概括，提煉出古今文字因素雜糅、異體字衍生方式多樣、文字系統的優化調整等七條帶規律性的研究結論，基本做到了微觀考察與宏觀總結同行並進。

三、在異體字研究思路與方法上進行了有益探索。首先是重視理論闡釋與材料分析密切結合。該書以傳統“六書”理論、現代隸變理論、漢字構形學理論等為指導，分析字料，勾稽、描繪異體字的生成和演變路徑，進而形成規律性認識，反過來對上述理論有所完善和補充。注重共時描寫分析與歷時追蹤的密切結合。漢字的發展既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又具有歷史繼承性。東漢碑刻文字，書體上以成熟的漢隸為主，夾雜小篆，上與先秦古文字、秦漢古隸相承，下與六朝唐宋文獻字書相續，與同時期的簡帛文字、金器銘文亦可以相互參驗，故該書尤其注重將看似孤立的字形置於動態的字形演進脈絡中進行的考察，通過各時期文獻、字書材料的比對，對字形演變的來龍去脈進行了合理解釋。

四、對一些疑難字的考釋較具啟發意義。東漢碑刻中存在不少的怪字、難字，由於上下文缺失、拓片殘泐等原因，向無確釋。如清代顧藹吉的《隸辨》就收錄了一些疑難字。該書利用前人和時賢研究取得的規律性認識，對部分疑難字詞進行了認真的考釋，對某些字形的來源進行開拓性求索。例如釋《無極山碑》“剗礙”為“剗疑”、釋《唐扶頌》“拗掘”為“拔扈”，言之成理；考察《周憬功勳銘》“𠙴”字、《鄭季宣殘碑》“𠂇”字、《王純碑》“瘃”字的形體來歷，亦多令人信服。此外，該書還對《漢碑全集》《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中的錄文及注釋疏漏之處進行了補正，結論大多可靠。

當然，該書的研究也還存在不少值得改進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內容上還不夠完備，關於東漢碑刻異體字，還有一些內容是值得設立專門的章節進行討論的。例如漢字構件及其變異、同形字、記號字等，沒有深入涉及。

其二，學術視野還不夠開闊，對兩漢時期簡牘帛書、金器銘文、磚瓦陶文、璽印封泥等“同時材料”的關注還較少，應加強對這部分材料的引證，以增強該書的寬度與厚度。

憲臣同學 2009 年考入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跟隨我攻讀博士學位。他本來主要從事現代漢語語法方面的教學研究工作，文字學功底相對欠缺。但他入門之後，勤奮好學，進步算得迅速。博士一年級下學期，我跟他商定了東漢碑刻文字研究這個大方向。希望他先把碑銘這塊材料研究好，然後擴展到其他材質的漢隸文字，打好基礎以後，能夠對漢隸、文字隸變作更加全面深入的、科學具體的描述和闡釋。他抓緊時間圍繞選題進行了大量工作，不僅撰寫了幾篇有價值的學術論文，而且先後獲得了中央高校基金項目、重慶社科規劃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的資助。看到他一步一個腳印地取得的學術成績，我由衷地為他感到高興。2015 年年底，他又獲得了國家社科後期項目的資助。這是他不懈努力的結果，“小荷纔露尖尖角”，希望他能夠再接再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本書即將付梓，憲臣囑我寫序。贅言幾句，聊附文末。真誠希望該書的出版，能夠引起相關領域研究學者的興趣和關注。

謹為序。

毛遠明

2016 年 11 月 3 日
於西南大學

內容提要

漢隸上承篆書、秦隸，下啓楷書，處於隸變的殿後階段。東漢碑刻現存拓片二百餘通，是目前發現的數量最多的漢隸文字資料，具有異體字形繁多、古今文字因素雜糅等鮮明特點。除了存世拓片之外，南宋以來的歷代金石學著作，如《隸釋》《漢隸字源》《隸辨》《金石文字辨異》等，都通過逐錄碑文或輯錄碑別字的形式保留了相當數量較為可靠的東漢碑刻字形，為我們正確釋讀碑文、探尋文字演變軌迹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具有極高的文字學價值。

本書研究旨在對東漢碑刻中的異體字進行斷代性、封閉性、全面性考察。

在字料擇取方面，爭取克服以往僅以存世拓片作為來源文獻的局限，將歷代金石學著作所收錄的碑刻字形也納入擇取範圍，爬羅剔抉，去粗取精，歸併與拓片重複者，淘汰字形不確者，以更好地展現東漢碑刻文字的全貌。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以下幾點：

一、靜態描寫與動態分析相結合。漢字的發展既具有漸變性，也具有階段性。東漢之初，樹碑之風猶未盛行，至桓靈以後始極其盛，多數碑石刻立時間集中在東漢末期，故文字均質性較強，適合將東漢碑刻文字置於一個封閉性、共時性的系統之內進行考察，對這個系統內部的組合模式、構成要素以及其中包含的各類異體字現象進行細緻描寫，總結字形變化通例及異體字衍生途徑，提取規律性認識。進而將這批文字置於動態的、歷時的文字發展史中進行關照，探討其與古文字、後世文字之間的傳承演變關係，釐清文字發展脈絡，探尋文字演變的原因及走向。

二、注重吸收傳統金石學研究成果。我國的碑刻研究始於宋代，興於清代，所取得的成果雖然豐富，然而過於散碎，缺乏系統性，目前仍缺乏有效梳理。本書力求充分吸收歷代先賢之見，整合諸家錄文、摹本、跋尾、疑難字考證、碑別字輯錄中有關東漢碑刻文字的成果，並在研究過程中將

其良好地體現出來。

三、傳統與現代文字學理論相結合。在研究過程中，將傳統的“六書”理論與現代的漢字構形理論、異體字理論、區別特徵理論、隸變理論等相互結合，深入探討漢字演變的動因和機制，對東漢碑刻異體字總體特徵及發展演變情況作出更為科學、更為合理的解釋。

四、堅持漢字形音義的綜合研究。漢字是形音義的統一體，字形、字音、字義三者相互關聯、交互影響，任何一者的變動，都可能導致其他二者發生適應性調整，促動異體字的產生發展。隸變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嶺，在隸變過程中，漢字形體變動劇烈，象形特點和構字理據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造成了字形的標音示義功能弱化，於是通過增形、繁聲、構件移位、形體局部改造等手段重新追求形音義之間的對應性。這個過程，反映了人們追求字形優化的多頭嘗試，同時伴隨着異體字的大量滋生。

全書共分五章。各章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簡要介紹東漢碑刻概況；對異體字的概念和分類進行界定；確定字料來源及字形選取標準；明確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東漢碑刻文字中的古文因素。根據其載體和表現形式，大致可分為隸書碑刻、隸書碑額、篆隸碑刻、隸古定字、古文字構件等幾類。其中，東漢碑刻中的隸古定字和古文字構件是研究重點。隸古定字是依據古文形體轉寫為隸書的文字，其形源比較複雜，根據其形體與各時期古文字相合的具體情況，可以區分為甲金文、戰國文字、古隸書、《說文》等。古文字構件，包括隸書構件系統中所存在的隸古定構件、篆形構件、半篆半隸構件等，是古文字的局部留存或轉寫。

第三章：東漢碑刻異體字的衍生途徑。充分結合碑刻字例，分別從字形簡化、字形繁化、組合變異、構件換用、構件形訛、字形類化六個方面來探討這一問題。其中，簡化是漢字發展的總趨勢，隸變過程中，簡化手段極其豐富；繁化則是與簡化相反相成的一則通例，適度增繁可以調節字形過簡給文字識別帶來的困難；組合變異的動因主要源自隸書外形輪廓方正化的需求；構件換用以構件之間的音義近似為基本取向，並具有較強的類推性；構件形訛基於構件形體的近似，容易導致構字理據的喪失及字形的無理化；類化是文字受到自身形體或相鄰文字結構的影響，以及受使用環境中相關詞彙語義沾染，在思維類推作用下產生的形體類推現象，也是文字演變過程中的一則通例。

第四章：東漢碑刻異體字的總體特徵。通過系統考察，可發現東漢碑刻異體字具有如下總體性特徵：異體字與同形字繁多、古今文字因素雜糅、

異體字衍生方式多樣、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並存等。綜合來看，東漢碑刻異體字是一個處於隸變末期、新舊文字因素並存、逐步走向成熟的過渡型文字集合，整個文字系統處於優化調整的過程之中。

第五章：東漢碑刻疑難字考釋與釋文校讀。碑刻文字研究對於我們釋讀疑難字詞、解釋字形、碑刻文獻整理、辭書補正等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本章利用前文研究所取得的規律性認識，綜合相關研究成果，對東漢碑刻中存在的疑難字詞進行考釋，並對《漢碑全集》《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等著作中的部分釋文、注釋進行校讀和補正。

目 录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1
一、東漢碑刻概說	1
二、異體字概說	7
三、研究範圍界定	13
第二節 研究意義與價值	14
一、保存文字演化的過渡形體	14
二、提供字形演化線索	15
三、有助於大型字典的編纂	16
四、為文字考釋提供佐證	16
五、補正《說文》之誤	17
六、探索俗字形體演化的起點	18
第三節 前人研究綜述與研究資料彙集	20
一、傳統碑刻研究成果	20
二、現代碑刻研究成果	22
三、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25
第四節 主要觀點、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26
一、主要觀點	26
二、研究思路	27
三、字形擇取標準	27
四、研究方法	28
五、學術創新	29

第二章 東漢碑刻中的古文字因素	30
第一節 古文字因素的保存形式	30
一、篆書碑刻	30
二、篆書碑額	31
三、篆隸碑刻	31
四、隸古定字	32
五、古文字構件及線條性筆畫	32
第二節 東漢碑刻中的小篆文字	32
一、東漢碑刻小篆的書體類型	32
二、東漢碑刻小篆與秦篆字形比較	35
三、東漢碑刻小篆的基本特徵	41
第三節 東漢碑刻中的隸古定字	45
一、“隸古定”及隸古定字的內涵	45
二、隸古定字形源探析	47
第四節 東漢碑刻隸書中的古文字構件	63
一、篆形構件	64
二、隸古定構件	65
第五節 隸古定形體的性質和作用	70
一、隸古定形體的性質和特點	70
二、隸古定形體的作用和影響	75
第三章 東漢碑刻異體字的衍生途徑	79
第一節 字形簡化	79
一、簡化的表現形式	79
二、字形簡化的總體特徵	97
第二節 字形繁化	99
一、字形繁化的表現形式	99
二、字形繁化的總體特徵	109
第三節 組合變異	111
一、組合變異的類型及表現形式	111
二、組合變異的特點及動因	122

第四節 構件換用	126
一、涉義構件換用	127
二、涉聲構件換用	142
三、構件換用的總體特徵	147
第五節 構件形訛	148
一、構件形訛的基本類型	148
二、構件形訛的性質特點	155
第六節 字形類化	159
一、東漢碑刻文字類化的類型	160
二、類化的性質與影響	168
 第四章 東漢碑刻異體字的總體特徵	179
一、異體字、同形字繁多	179
二、古今文字因素雜糅	182
三、異體字衍生方式多樣	184
四、構字理據的傳承與演變	191
五、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並存	193
六、區別特徵的破壞與重構	195
七、文字系統的優化調整	197
 第五章 東漢碑刻疑難字考釋與釋文校讀	203
第一節 東漢碑刻疑難字考釋	203
第二節 東漢碑刻釋文校讀	216
一、碑字錯誤釋讀例	217
二、疑字可得確釋例	224
三、闕字可得增補例	227
四、因文字誤釋而致注解不當例	230
五、字形逢錄有誤例	233
六、標點有誤例	236
七、疑難字詞商榷	236

附錄 1：東漢碑刻異體字表	242
附錄 2：引用東漢碑刻表	425
主要參考文獻	450
後記	45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一、東漢碑刻概說

(一) 石刻的名義和源流

“石刻”的含義有廣狹之分。從廣義上來說，石刻包括人類運用雕刻技法在石質材料上創作出的所有成品，如建築用的石材、石雕藝術品和鐫刻有文字的各種石製品等；從狹義上來說，石刻專指刻有文字的石質品，包括碑碣、石闕、摩崖、墓誌等。

中國的石刻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作為一種記錄文字的書寫載體，石質材料具有取材方便、保存長久等優點，因此很早就被人們有意識地用來當做紀事、紀功的工具。《史記·秦始皇本紀》就有“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的記載。根據近年的考古發現，商時人們已經開始在岩石和器物上鑿刻文字，^①與刻寫甲骨文幾乎同期。其後，隨着時代的發展，石刻從萌芽階段逐步走向成熟，不僅數量增多，而且出現了一些規模較大、具有特定形制的石刻，如春秋戰國的《石鼓文》和《詛楚文》、秦代的秦始皇刻石、西漢的《魯孝王刻石》等。

延至東漢，國家一度繁榮穩定，在統治階級和豪門士族的帶動和影響下，社會上普遍形成了刻石頌德以顯揚後世的觀念；加之儒家孝義思想的作用，厚葬和諛墓之風日盛，舉國上下紛紛廣樹墓碑、大造祠廟，致使東

^① 河南安陽殷墟大墓中出土的石簋上刻有十二字的記事刻辭；大約相當於商代的江西清江吳城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刻符號或文字。（見徐自強：《石刻學芻議》，《文物》，1983年第2期。）

漢中晚期呈現出《文心雕龍·誄碑》所謂的“碑碣雲起”的恢弘景象，標誌我國的石刻發展迎來了首個鼎盛時期。正如祝嘉所說：“光武中興，武功既盛，文事亦隆，書家輩出，百世宗仰，摩崖豐碑，幾遍天下，字大常一二寸，且多完好，有誌者，俯拾皆珠玉矣。”^①這段時期，不僅涌現出蔡邕、崔瑗等一批有名的書碑家和諸多名碑，而且也出現了石闕、墓記、畫像題字、石經等新的石刻形式。更為重要的是，作為石刻重要種類之一的碑刻在東漢時期逐漸崛起並成為主流，蔚為大宗，成為整個“漢碑”時代的主力軍，這在中國石刻發展史上具有非凡意義。

碑的產生時代可上溯至原始社會末期，但至少在西漢以前，碑只是充當牽引下棺、觀測日影或拴繫馬匹的工具，其上並無刻字。有學者將碑的這段發展時期稱為實用碑時期。^②至於刻字碑的出現時間，根據目前的實物證據，當在西漢晚期。^③早期的刻字碑內容相對簡單，僅包含人名、地名、官爵、卒年等。其後，碑刻銘文中開始逐漸增添碑主家世、生平、事蹟、後人頌贊等修飾性內容。

東漢中期，碑文作為一種文體正式形成，具備了比較固定的行文格式和語言形式，原本的修飾性文字開始喧賓奪主，逐步成為碑文的主要內容。何如月曾對東漢碑文的格式進行闡述：“東漢碑文一般由三部分組成：碑額、碑序及碑銘。碑額，即碑文之首行，標明碑主的身份，或闡述立碑之宗旨；碑序記述碑主姓名、籍貫、世系、仕宦履歷，並兼敘德行、政績，最後記卒年及人們的悼念、頌揚之情；碑銘為結尾的韻語，對碑主進行總結式的頌贊。”^④正因為碑文文體極大地迎合了當時人們“鐫刻金石、留名不朽”的社會心理，很快碑文的創作進入了繁盛時期。相應地，碑刻的製作也得到了人們足夠的重視，從鑿制石料到書丹、鐫刻、立碑都開始走向程式化，碑刻的形制也趨於規整。桓靈之際，碑刻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大增加，成為石刻的主要代表。民國時期，據朱劍心統計，東漢碑刻存世者共計一百六十種，其中近九成刻立於桓帝（147年）及其後，從中可以窺見東漢末期立碑之盛。^⑤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統治者屢頒禁碑之令，導致刻碑之風大為收斂，

① 祝嘉：《書學史》，蘭州古舊書店，1978年，20頁。

② 徐自強、吳夢麟：《中國的石刻與石窟》，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9年，20頁。

③ 刻於西漢河平三年（前26年）的《廉孝禹碑》，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刻字碑。碑首有額，額下有穿，碑身刻字二行，右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卒]”，左為“平邑侯里廉孝禹”，隸書，文字草率樸拙。

④ 何如月：《漢碑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75頁。

⑤ 朱劍心：《金石學》，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215頁。